通志堂經解

口仁 12
1411
87

周易彖傳說

林屋山人俞　琰　玉吾叟

文王之辭謂之經孔子之辭謂之傳傳者所以釋經之辭也經有彖辭即文王所繫於卦下之辭孔子釋文王卦下之辭而傳述其意故謂之彖傳古者經與傳各爲一書自費直以傳解經而後鄭玄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於彖辭之後又加以彖曰兩字冠之後之人遂不謂之彖傳而直謂之彖夫以孔子之彖傳爲彖則文王之彖辭當復謂之何哉魏晉而下去古日遠訛以傳訛至今讀者習以爲常弗察也先儒

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逮東漢諸儒作注始合經傳爲一如春秋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連於易經蓋倣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乃若杜預分左氏傳連於經范望散太玄測於八十一首之下皆欲取便於學者之誦覽故也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議於易則獨取王弼自唐至宋著爲定論不本正義者以爲異說於是後之學者惟王弼是從竟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呂東萊朱紫陽皆以分經合傳非古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讀易者要當審其是不可狃於舊說而復以彖傳爲彖云

周易彖傳上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紫陽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曰此一節首釋元義愚謂彖辭云元亨利貞不過謂大亨而利於正彖傳分而爲四又以元爲重故特贊之曰大哉乾元物有氣斯有形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形雖資坤而生氣則資乾而始故曰萬物資始夫乾之元亨利貞析之以配四時固皆天之德若獨論乾元之大則元者生意也亨者生意之長利者生意之遂貞者生意之成亨利貞之三者皆屬元

之所統故曰乃統天統者以一該衆無所不總之謂大莫大於天而元統之則天亦萬物中之物耳元其大矣哉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紫陽朱子曰此釋乾之亨也愚謂乾之亨乃陽氣亨通而物皆暢達之時是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凡昔之凝滯者皆至此而流動昔之潛伏者皆至此而形見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施去聲始豉反前言萬物此言品物萬與品同歟異歟曰元爲稟氣之始未可區別故總謂之萬亨則流動形見而洪纖高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品或疑孔子贊乾四德獨不言亨何也誠齊楊氏曰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節齋蔡氏曰雲行雨施亨之見乎氣也品物流形亨之見乎形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終謂下乾之終九三是也始謂上乾之始九四是也九三九四乃乾下乾上之交接處一乾方終一乾又始則生意於此續而不絶故不曰始終而特曰終始說卦云終萬物始萬物亦是此意彼言艮東北丑寅之交此則言兩乾上下之交也或以初爲始上爲終初上乃一卦之始終非此之謂也或

以元爲始貞爲終元貞乃四德之始終非此之謂也大明終始謂聖人大明天道之終始以示人也六位卦之六畫也易六畫而成卦一畫有一畫之位一位有一位之時乾六位各以時成則乾道於是乎備矣乾而止於三畫則終而无繼豈生生之謂易哉所謂大明終始所謂六位時成皆發明重乾六畫之義六龍乾之六爻也六位言六畫之定分六龍言六爻之變象六位乃諸卦之所同六龍則純乾之所獨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謂聖人當此之時乘六陽之亨通以行天道與天道同一亨通也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紫陽朱子曰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愚謂乾道天之道也變化陰陽之變化也陰變爲陽陽化爲陰寒暑之往來是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一往一來而不已是之謂道天道之所以爲變化者何變化萬物也萬物蓋隨四時之推移而爲之變爲之化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物受天之所賦自形自色自生自長莫不小遂其小大遂其大是爲各正性命謂各得其性命之正也大音泰大和即元氣也保謂保全而无虧合謂合聚而不散物

皆斂華就實而保合大和則又爲來春發生之地也乃利貞者由是而利貞也承上文之意推本元亨而言也蓋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則又元不貞則无以爲元元乃物之萌芽初出時亨乃物之長茂時利乃物之收斂時貞乃物之結實而歸宿處唯有此歸宿處是以貞下起元靜極而復動冬極而復春生意常周流而不絕若使元亨而不利貞春夏而不秋冬則元氣磔裂發散无餘而乾道或幾乎熄矣何變化之有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之利貞也愚謂聖人聰明睿知冠乎羣倫超出庶物足以有臨足以表正萬邦而天下皆得其所安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首即元也萬國顧戴聖人爲首亦猶萬物資始於乾之元也孔子賛乾之利貞而又言首其意亦可見矣蓋曰貞不終於貞而貞之後又繼以元也聖人體乾之元出而君臨萬國是爲萬國之元首萬國各有其君則又各爲其國之首蓋推廣乾元之大以見生生之道无窮也乾彖傳三言物初言萬物次言品物又言庶物何其異耶曰萬物借天而言也品物以在地而言也庶物即品物對人君而言則謂之庶庶者衆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天道也坤地道地天尊地卑故乾元稱大坤元稱至至義差緩雖不若大之盛然乾之所至坤亦至焉坤元蓋與乾元同其大也孔子嫌於兩大同稱故變文而贊坤之元曰至哉所以尊乾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元以始有氣而未有形資坤元以生乃有形父母之道也是故天氣不下降於地則地亦不能生物地之生物乃順而承天之施也承受也奉也坤順乾而受乾之施下奉上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順與厚皆坤德順而承天之施所以生物厚而合天之无疆所以載物乾德之大无不覆幬而无此疆爾界之限坤德之厚无不持載亦无此疆爾界之限是之謂合夫坤其靜也翕翕則含弘其動也闢闢則光大含弘如此光大如此是以品物咸得亨通也或曰陽明而陰暗陽大而陰小光大者乾之德坤安得光大曰坤之德含容弘博而與乾合則亦光明盛大也孔子贊坤之德不曰大而曰至蓋以尊无二上而不可與乾並稱次贊坤之亨乃曰含弘光大則坤德之大實與乾同不然坤何以爲乾之配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龍行天之物故以象天馬行地之物故以象地坤順而承天是以博厚載物而合乾无疆牝馬柔順而類地是以引重致遠而行地无疆彖辭云利牝馬之貞孔子加以柔順二字而釋之曰柔順利貞何也彖辭云君子有攸往自連下文孔子併及之而釋之曰君子攸行又何也曰孔子所以錯綜其辭者蓋又發明文王言外之意而謂君子所行柔順而貞則宜柔順而不貞則不宜也孝經云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坤臣子之道也臣子之事君父唱則必應固不可不柔順然倡之不以道而亦應焉則過於柔順而不貞矣過於柔順而不貞則柔爲小人之善柔順爲小人之阿順豈君子之所宜哉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不能自行順乾之健而行君子有攸往先則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其常西南兌離巽皆坤朋乃與類行東北雖喪其朋然陰當從陽乃終有得主之慶慶叶韻平聲音羌君子之出處隨地而安隨地而貞不限西南東北皆吉故曰安貞之吉應

地无疆方其在西南則安於西南猶女子在室則安於父母家及其往東北則安於東北猶女子嫁而從夫則安於夫家在此亦貞而吉往彼亦貞而吉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或者乃謂惟當貞於陽方不當貞於陰方則拘於一而與應地无疆之義背馳矣坤彖傳凡三言順三言无疆順坤德无疆則乾德也坤合乾之无疆則地亦无疆是故馬之无疆類地君子之无疆應地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易六十四卦惟乾坤二卦純剛純柔无所謂上下剛柔承亦无所謂内外之配應其餘六十二卦則剛柔錯雜乃有乘承配應既有乘承配應則其説千變萬化而無窮矣剛謂乾之九柔謂坤之六始交謂乾之初交坤之初而成震難生謂坎水之險在前此合上下二體釋卦之名義也動者震之德險者坎之德震在坎中是謂動乎險中此雖其上下卦二體之德並言其意則在初九初九蓋屯之主爻也大釋元字大亨貞謂屯之時動則可以出險而大亨固不容不動然又不可遽動唯以貞道固守則利也陽在陰中則激而爲雷陰陽和洽則烝而爲雨雷雨之動滿盈謂震雷坎雨閉固欝

塞必至於滿盈而後動以象屯道艱難而未能遽通也天造時運也草震象謂雜亂而未定也昧坎象謂幽暗而未明也屯之時如此豈宜有所往唯宜建侯建侯所以濟難也不寧不遑寧處也難生故不寧侯未建則難未解欲寧處得乎

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卦下坎水上艮山退則困於坎水之險而不可處進則閡於艮山之止而不可往進退莫知所之是之謂蒙山下有險言卦象險而止言卦德蒙之已卦名自此以下皆言卦義以亨行者蒙以亨而後行未亨則止既亨則行也蒙豈能遽亨所以亨者時也當其可之謂時蓋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也時中者於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不先時不後時也志謂五之志應謂應二也二以剛明之賢處下五以童蒙之君居上非是二求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伊川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剛中指九二以其剛而得中則告而有節乃可决人之疑也瀆蒙謂告之

不一則其說煩亂而愈滋其惑也是不惟問者瀆告者亦瀆也夫童蒙求我之初其志蓋專一也吾當盡誠以告之不告則失人至於再至於三則煩數而其志不專一矣不若不告告則失言也聖者无所不通之謂童蒙之時便當以正道涵養其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也古之人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童蒙之時情竇未開天眞未散粹然一出於正所謂赤子之心是也蓋涵養正性全在童蒙之時若童蒙之時无所養而失其正則它日欲望其作聖不可得矣文王曰初筮告孔子釋之曰以剛中也文王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孔子釋之曰瀆蒙也文王曰利貞孔子釋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孔子蓋發明文王言外之意故其意又加詳焉或曰亨行二字羨文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須待也險在前謂前遇坎水之險也剛健而不陷謂乾不陷於坎也坎雖險乾以剛健能需而不躁進則无陷溺之憂矣揆之以義蓋不至於困窮也卦互兌兌爲澤坎水在兌澤之上則澤有水而其

象亦爲不困窮也位乎天位謂以九居五也上五兩爻皆屬天位而五爲天之正位故言天位正中謂正得其中也需之時剛明之君與剛明之臣同德相孚五也又能以正道固守而其剛明之德不爲二陰所揜是以亨且吉也正中以明有孚與貞位乎天位以明光亨與吉往有功謂需極則當往往則有難濟之功蓋无不往而坐待險平之理也此卦彖傳先以卦德釋卦名義而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蓋合二體而言次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蓋贊九五之主爻終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蓋又合二

體之德言或曰需之爲卦以乾遇坎而爲之辭故乾雖剛健而以險難在前不能不爲之需乃若乾巽則其剛健爲陰小所畜遇艮則其剛健爲陽大所畜各因其所遇而爲之辭也同是坎也以震遇之則動乎險中而能濟難屯卦是也以艮遇之則見險而能止不犯於難蹇卦是也需則知險難在前遂不躁進又有剛健濟難之才遂不即止必有待焉而後進與屯蹇異矣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指乾下險指坎在上者恃其剛以陵下在下者懷其險以伺上一剛一險訟之由也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强而力於爭險而健是以訟也夫上剛下險分兩體之上下而以彼此言險而健則合兩體爲一而總言之也若使險而不健亦不能訟健而不險亦不生訟唯險而又健則内懷險惡而多蓄智謀外恃壯健而不畏敵此訟之所以成也此以卦德釋卦名義也健字句絶乃及於訟或以健訟相連誤矣剛來而得中指九二九二蓋成卦之主爻也自彼而此謂之來訟乃需之倒體需主爻在五訟主爻在二向爲需之主則剛處於五今爲訟之主則剛來於二也或謂訟爲四陽卦自遯來而九三降爲九二非也得中謂居下體之中也訟不可成謂非吉德得已則已不得已而爲之亦不可極其終也中正指九五訟唯中正而有理則宜見中正之人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淵指坎水訟之時人情乖違深入險地必遭陷溺故曰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伊川程子曰據卦才而言更取成卦之由爲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者衆也周禮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爲卒百人也五卒爲旅五百人也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也卦唯一陽而有五陰之衆故曰師衆也正謂兵出而有名也書武成云將有大正于商注云大正以兵征之葢謂武王伐紂以有道誅無道是爲大正也孟子云征之爲言正也能役天下之衆而以之討亂禁暴弔民伐罪然後謂之正不正則兵出無名人心不服何以王天下今與師動衆而名正言順可以王天下矣故曰貞正也

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九二剛得中而无過爲上與六五柔中之君相應故曰剛中而應行此危險之道而上順天理下順衆心故曰行險而順夫兵者不祥之器用之則傷財害民是毒天下也葢鑿夷寇賊毒害於民聖人不得已而伐之用兵乃所以去其害猶用瞑眩之毒藥以攻毒疾疾既毒則其用藥亦不容不毒也如此而民皆從之既吉而又无咎之者以其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不然則雖欲无咎且不可得而況吉哉涑水司馬公曰夫治衆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獲中則暴而无親上无

應於君下无應於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
於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
吉而无咎則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乎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
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紫陽朱子以比吉也三字為衍文郭京以比吉兩
字為彖辭但誤增也字凡彖傳先舉彖辭後以義
結彖辭下並无也字姑蘇潘氏曰比輔者臣親其
君也下順從者民親其君也愚謂比以九五為主
輔謂六四不憚其勞而輔已也下順從謂在下三
陰皆順而從已也遂有六四順而為之輔下有三
陰順而无不從此九五所以為比之吉也坤順也
初至四皆坤畫有衆皆順從之象上六不與焉今
但曰下順從而不及上蓋斥上六在外也剛中謂
九五剛而得中也卦有内外二體筮法先成者為
内卦後成者為外卦故蒙以内卦為初筮比以外
卦為原筮孔子釋蒙之初筮曰以剛中也釋比之
原筮亦曰以剛中也蒙之剛中乃九二比之剛中
則九五是也剛則所守者固中則无過為此所以
原筮元永貞无咎也厚齋馮氏曰萃之與比下體
坤地則同而上體水澤之象亦不相遠萃以九四
一爻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於五言之若比下无

分其權者故元永貞言之於彖義各有在也上下應謂九五與初二三上下之情相通也衆方歸附之初上下之情蓋猶未通四居其間不憚其勞以下之意達於上又以上之意達於下然後上下之情通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六處比之極有不得其比之象窮而无所歸故曰後夫凶其道窮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指六四六柔爻四柔位以柔居柔得其位之正而上下五陽皆應之是爲小畜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伊川程子曰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勢當然健而巽合二體之德釋小畜之所以亨也剛中指九五志行指六四此又以九五六四兩爻釋小畜之所以亨也亨而謂之乃蓋謂六四雖爲成卦之主爻然陰柔不能自亨必得九五剛中之君主於其上而六四之志上與之合夫然後得以行其志而亨不然不能亨也紫陽朱子曰易中說陽處便扶助推移到陰處便抑遏壅絶蓋不特小畜爲然他卦以陰爻爲主者皆然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謂陰氣包畜陽氣不往

則陽氣尚往而爲雨不成故其施未行蓋太陽出時雲從西來布滿空中則陰陽相迎和洽而爲雨詩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也若夫太陽在東而雲往於西安能成雨今也雲在密邇而不雨以喻六四陰小力弱欲籠絡天下賢士以爲已用而三陽雖與已密邇尚往而不肯附已六四雖能繫其情而未能全制之也以諸爻觀之初與四爲正應所當相從也且不肯從二非四之應又焉得從三與四則近而不相得又豈能遽使之從此所以施未行然上有九五與之志合則其終必行今

[illegible]未[illegible]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柔履剛也謂兌六三之柔履乾九四之剛蓋以二體釋卦名義非謂六居三也夫以柔而履剛其危如蹈虎尾而虎不見咥何耶蓋有道也和說而應之也履者君子行已之道君子非禮勿履故履爲有禮之卦非以履訓禮也禮之用和爲貴人有剛暴難制者宜以和柔之道制之若以剛制剛則兩剛相遇必有一傷況居下者乎此履道所以貴乎和說而應乎上也事上之道如賤事貴卑事尊皆當和說不和說則犯顏忤旨適以激怒而取辱

非亨道也今乾剛在上如虎兌柔盡和説之禮以應之夫然後亨蓋履以六三陰柔爲成卦之主爻陰柔不能以自亨必待陽剛而後亨故曰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疚病也陰干陽則陽爲之病今九五以剛德處上得乾之中居乾之正而尊履君位彼六三者雖爲成卦之主爻然以柔德處下不能爲我之病而九五之德光明自若故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易六十四卦以乾居上者不特一卦未嘗於九五言帝位唯履九五獨言帝位聖人之意可見矣履者辨名分之卦也六三雖以一陰統衆陽然而臣也其位則處下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蓋不可僭也故特釋贊九五之尊而名其位曰帝位易道崇陽而抑陰尊君而卑臣其例嚴密蓋如此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正月之卦方春之時天氣交於下地氣交於上而萬物皆暢達泰之爲卦實象之在人事則君臣上下之情相交而莫不道同志合故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卦乾陽之健外卦坤陰之順故曰内陽而

外陰内健而外順君子陽類也三陽在内故曰内
君子小人陰類也三陰在外故曰外小人聖人之
於小人不過外之而已不爲已甚也蓋天地閒有
陽則有陰有君子則有小人雖唐虞成周泰和極
盛之際亦不能無小人但君子健而用事於内則
小人順而聽命于外耳泰之時小人在外固不爲
君子之害君子在内亦未嘗加害於小人君子小
人兩不相傷而其情亦自相通若内若外皆得其
所此其所以爲泰也陽自復而起一陽初生是爲
十一月之卦歷臨至泰陽寖長是爲正月之卦自
此上進爲二月之大壯爲三月之夬陽日以盛陰

日以衰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或曰六十四
卦乾上乾下之卦八坤上坤下之卦八凡得乾坤
之一體者或言健順或言剛柔並不言陰陽獨否
泰言陰陽蓋泰否卽乾坤上下之往來也諸卦或
有乾而无坤或有坤而无乾泰則坤上而乾下否
則乾上而坤下乾坤之二體具故言陰陽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
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也

雜卦云否泰反其類也泰言天地交否則曰天地

不交泰言上下交否則曰上下不交泰言內陽而外陰否則曰內陰而外陽泰言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則曰內小人而外君子泰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則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每每與泰相反於此見泰之所以爲泰否之所以爲否者交與不交耳故泰否彖傳發端之辭皆曰則是猶言不過如是非有他也且夫泰之時天地交是以萬物通否之時天地不交是以萬物不通其相反固然矣如泰言上下交而其志同否當言上下不交而其志不同今乃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何至如是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否之時君子擯棄而在外

雖有邦猶无邦也无邦猶言匪人蓋上下不交而所用者小人雖謂之匪人可也君子不用而國非其國矣謂之无邦可也豈但其志之不同也哉又如泰云內健而外順則否當云內順而外健今乃曰內柔而外剛何也曰健順德也剛柔質也否之時陰柔用事於內肯順君子哉順則不否矣故不以健順言而但以剛柔言也柔者易以親故在內剛者易以疎故在外否之所以上下不交者由其親小人而內之疎君子而外之也內小人而外君子是以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

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得位得中指六二乾指九五九五乾之主也同
人之成卦在二二與五應故以二五兩爻取義九
五剛得位得中而六二柔得位得中兩爻剛柔相
應上下相同此卦名所以爲同人彖辭所以云同
人于野亨同人曰三字程子朱子皆以爲衍文夫
六二爲同人成卦之主爻既得位得中矣必曰應
乎乾者明其柔弱而以己同人非能爲主致人之
同己也是故孔子釋利涉大川則又曰乾行蓋大
涉大難必剛健乃能有行非柔弱所能濟柔弱者
得位得中苟非應乎乾則亦不能行也然則同
人之所以亨所以利涉大川蓋有九五乾剛在上
而六二能應之是以同人于野則亨涉大川則利
也文明以健總論二體之德中正而應則又指二
五而言大抵同人之際雖粲然有文以相接然不
健則必將厭倦豈能與人同中正而无應則雖欲
同人而人不我同故必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然後
可以與人同也同人之道必以正否則小人之苟
同耳小人之情同乎己者是之異乎己者非之唯
求同己不求同理此小人之私也君子則不然同
乎理則謂之是異乎理則謂之非唯求同理不求

同己此所謂君子正也正者何至公无私也至公
无私則天下之志是非好惡雖不同皆足以通之
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
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者六五以陰
柔居人君之尊位在羣陽之大中上而上九下而
初九九二九三九四皆應之更无他爻分其應此
卦名所以為大有而六五所以獨擅其尊稱也諸
爻得位失位並无凶咎以其皆應於六五也其德
剛健而文明總言二體之德應乎天而時行則專

指六五六五乃大有之主爻也謂六五當大有之
時下應乎乾之九二順天時而行也是以元亨者
謂大有二體如是大有六五之主爻又如是所以
元亨也六五以一陰統衆陽雖得尊位大中而上
下皆應之然其才終是柔弱不能自亨故必應乎
乾而後亨也小畜下卦亦乾也六四亦以一陰統
五陽也然柔弱不能以自亨則曰剛中而志行乃
亨履之上卦亦乾也六二亦以一陰統五陽也然
柔弱不能以自亨則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
人亨同人之上卦亦乾也六二亦以一陰統五陽
也然柔弱不能以自亨則亦曰應乎乾又曰乾行

也凡此皆以陰柔不足爲主必有待乎陽剛而後
亨也或曰同人與履皆云應乎乾大有乃云應乎
天同歟異歟曰彼應其德故言乾此應其時故言
天其義各有所取也或又曰大有比純乾只爭一
畫若以九居五則爲乾而御天矣不言應天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卦艮下坤上艮本坤體乾交之而成艮艮之光
明即乾之光明也艮陽畫在上而陽氣發見于外
是以光明天道下濟而光明謂天本居上其道則
謙降而下交於地故其光无不著明也地道卑而
上行謂地道卑處於下而能謙順以奉上故其氣
騰而上行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謂三才鬼神
其理皆如是也謙尊而光謂在上君子而能體天
道之謙則愈有光也卑而不可踰謂在下君子而
能體地道之謙則我既自卑矣人亦无以加於我
也文王曰君子有終孔子釋之曰君子之終以之
字易有字孔子蓋又發明文王之意非謂謙道唯
君子乃能終身行之也孔子先以天地之道言謙
次以天地鬼神合人事而言謙所謂謙尊而光即

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而不可踰即地道卑而上行也曰天道下濟曰地道卑釋謙字曰光明曰上行釋亨字餘釋君子有終之義或曰謙乃一陽五陰之卦九三乃成卦之主爻也凡卦以一陽統五陰者彖傳皆以剛言故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而應豫曰剛應比曰以剛中也剥曰柔變剛也而謙之彖傳獨不言剛何也曰謙以止順爲德不可以用剛也伊川程子曰濟當作際下際謂下交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之九四以一陽統衆陰爲成卦之主爻而衆陰无不宗之謂之柔應剛可也謂之上下應之可也今特曰剛應何也曰豫之時君弱臣强聖人嫌之故抑之也九雖剛不與柔相應則其志亦不能行四也以一陽居五陰之中爲天子近臣上承六五之柔君下與初六之民相應而坤衆皆順從之遂得以行其志故曰剛應而志行天下之事逆理而動者往往心勞而事艱唯以順而動不悖於理則從容不迫而此心安和悅樂故曰順以動豫夫豫之所以爲豫者順理而動也順理而動雖天地亦然豈獨人事爲然故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是故天地以順動而不違乎理則日月之數不過四時之序不忒聖人以順動而不違乎理則刑罰不煩而民畏服時義謂豫之時其義如此大謂三才之道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不過如此也易六十四卦各有其時亦各有其義與用孔子賛其大矣哉者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止言時何也項平庵曰豫隨遯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跋涉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彖傳凡言剛來柔來與剛柔上下皆以兩卦反對取義如訟九二云剛來蓋自需九五來无妄云剛自外來蓋自大畜上九來或曰訟在需後謂訟自需來可也无妄在大畜先奚可謂无妄之剛自大畜來耶曰泰極爲否否極則爲泰損極成益益極則成損前後之相仍也知泰否損益之相仍則知无妄倒轉爲大畜大畜倒轉爲无妄後卦蓋兼前卦而言前卦亦兼後卦而言不以先後拘也夫隨倒轉則爲蠱蠱倒轉則爲隨隨初九之剛實自蠱

上九來而居六二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下去聲或謂自否而來非也動而說隨蓋合二體之德而言隨也剛不下於柔則其勢離動而不說則其情乖烏得隨故唯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乃可以爲隨也天下隨時當作天下隨之紫陽朱子曰王肅本時作之胡旦曰轉隸者誤增日爲時愚按古篆之字作㞢時爲旹蓋傳者之誤也隨時之義當作隨之時義紫陽朱子曰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愚按豫遯姤旅四卦例則之時倒爲時之蓋由上文之誤而誤也夫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蓋指九五謂九五處隨道亨通之時能固守以正而无咎

則天下皆隨之也隨之爲卦大抵以下隨上故初爻二二係三三係四四隨五凡在下者无不隨上是謂天下隨之雖然隨之義一也又言交又言係何也曰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係者隨而攀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攀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隨道貴乎正故諸爻雖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應然非陽居陽位陰居陰位則必有戒之之意隨之時其義甚大蓋不可以爲細故未節而不思其義故特賛之曰大矣哉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
也
蠱乃隨之倒體隨以初九上六爲成卦之主倒轉
爲蠱則初九之剛上而爲上九上六之柔下而爲
初六故曰蠱剛上而柔下上上聲下去聲或就本
卦升降而謂蠱自泰來非也剛者上而過於高柔
者下而過於卑一高一卑不相爲謀蠱之由也居
蠱之時在下者柔而不事其事或進或退而不能
爲在上者雖剛而能事則又止而不肯爲以至紀
綱日隳刑政日弛而天下事无有不壞者蓋巽固
進退不決苟非艮之止亦未至於蠱唯其巽而止

所以蠱也巽則无奮迅之志止則无健行之才上
下皆委靡退縮不能以有謀有爲於是事事因循
苟且積弊而至於蠱故曰巽而止蠱夫巽而止蠱
蓋以卦德言致蠱之由非飭蠱之道也猶險而健
訟亦以卦德言致訟之由豈治訟之道哉蠱也者
前人之舊弊也飭之則亦有亨通之道特患无其
人耳如其道有其人治天下猶運之掌蓋不難也
要之世雖蠱壞元氣猶存尚可以致亨令也飭之
不過除去其弊耳弊既除去則又如其先之亨通
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孔子釋利涉大川而曰
往有事者當蠱壞之時宜涉艱險而往有攸濟不

可處之於无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蠹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蠱之時止而不動則天下之事終於蠱而已矣故勉之使往不宜坐視其弊而弗救也孔子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者欲其動而有爲也卦互震震動也動所以飭蠱也天道好還六甲必六旬一周蓋未有極而不返之理蠱而飭焉則弊者可以復新壞者可以復完亦如天道之運行終則復始也此言剛上而柔下恒彖傳亦言剛上而柔下此言終則有始恒彖傳亦言終則有始也

何以爲蠱彼何以爲恒也曰巽而動所以爲恒巽而止所以爲蠱也夫所謂巽而止蠱蓋言巽而止則蠱巽而不止則不謂之蠱也蒙彖傳曰險而止蒙蓋言險而止則蒙險而不止則不謂之蒙也蒙下坎而上艮其中亦互震動動於蒙是爲治蒙之道動於蠱是爲治蠱之道可以類推也或曰蠱言先甲後甲而以爲終則有始巽言先庚後庚而以爲无初有終何也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既亂而復治則又如其初故於蠱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庚者也始焉不善既更而後善故於巽之庚曰无初有終其義各有所取也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十二月之卦也二陽在下四陰在上二陽以漸而長與四陰相逼故曰臨剛浸而長此以卦體釋卦名也象辭言澤上有地臨蓋謂上臨下尊臨卑此言剛浸而長則謂内臨外大臨小也浸猶水之浸物以漸而浸進也天地間一氣不頓長一形不頓虧必以其漸陰符經謂天地之道浸是也說而順以二體言臨之德說則與物相得順則與物无忤說而順則非以强暴相臨也剛中而應謂九二以剛中之德上應乎柔中之君也大釋元字正釋

貞字天道謂陰陽之消長也陽剛之長雖以其漸而大亨亦必以其正不正則乖戾乘之而爲愆矣君子當此大亨之時雖有應於上亦不可過用其剛是必行之以正不正則小人乘之而爲害矣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消不久謂陽之消不久可待也以月數論之尚有八月孰謂不久以卦體觀之臨倒轉即爲觀蓋不過反掌間耳是故二陽長于下而以漸亦未足爲喜倒轉爲觀則二陽消於上而不久深可憂也嗚呼陽之長也以漸其消也亦必以漸今論其長則曰浸論其消則曰不久聖人豫爲君子憂蓋如此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陽大陰小大壯四陽卦主陽而言故曰大者壯也觀四陰卦則當主陰而言今乃獨贊九五而曰大觀在上又曰中正以觀天下何也曰此聖人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也按郭京易舉正彖辭脫觀亨二字此下脫是以亨三字大觀者仰而觀天俯而觀民无所不觀也在上以九五之位言順而巽以二體之德言中正以觀天下則又贊九五之德既中且正足以爲觀以示天下也書君牙云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今九五旣觀於上而中正如此況又以順巽相遇感則必通天下其有不化者乎下觀而化謂方盥之時四陰在下見其至誠而悉皆觀感而化也中庸云至誠如神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之謂也聖人以不言之教寓於祭祀之時使人可望而不可即雖在下者盡皆羣小自當觀感於形迹之表而莫不肅然畏聳然服此之謂神道設教也彖以祭祀言故聖人曲暢神道之義神道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化无爲而成如雨行於地春則東夏則南秋則西冬則朔自然而然莫測其所以然是爲神道聖人

仰觀乎天以天之神道設教初不求天下之服而天下自皆心悅而誠服如舜恭已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是也服謂四陰順服於下既皆觀感而化則莫敢進逼以犯其上也平菴項氏曰觀字卦名并一卦內並是平聲唯觀天下一字是去聲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口中兩旁肉二三五柔爻是也中有物謂九四之剛爻橫於柔爻之間也初上兩剛爻如齒有噬嗑之狀故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其取象蓋因於頤非自頤而變也頤下震上艮上下兩剛中則四柔噬嗑下震上離上下亦兩剛中則三柔亦有頤之象但以九四一剛閒於其中故其象爲頤中有物而卦名乃曰噬嗑或曰噬嗑倒轉爲賁亦有頤中有物之象亦可以爲噬嗑而以爲賁何耶曰凡噬者必下動賁无震故不得爲噬嗑也夫頤而中虛則无事於噬而自可合今有物焉則窒塞矣苟不以齒決之烏得而合故噬已則嗑嗑則窒塞者去而上下亨通故曰噬嗑亨文王曰噬嗑亨孔子添一而字蓋謂噬而嗑之則亨不噬則不嗑不嗑則不亨也剛柔分謂一剛一柔分居內外也剛柔分

而不亂有明辨之象明辨乃察獄之本也內震動外離明動而明也雷動於內電明於外相資而並見合而章也合而章則威與照並行用獄之道也柔得中而上行指六五上行謂居尊位也六五雖以陰爻居陽位而不當然施之用獄則宜蓋用獄之道剛固不可過柔亦不可唯柔而得中乃得用獄之宜也進齋徐氏曰剛柔分未噬之象動而明方噬之象合而章已噬之象猶噬嗑然嗑則頤分嗑則頤合此三句解噬嗑而亨之義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乃噬嗑之倒體柔來而文剛謂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初九之剛上爲賁之上九即非自泰來或謂一陰一陽卦皆自復姤來二陰二陽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卦皆自泰否來非也或又謂彖傳凡言剛來柔來皆從乾坤二卦來亦非也夫乾坤者衆卦之父母三百八十四爻无非皆乾坤也又豈但一爻爲然哉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上九乃陽畫之大不可以小言也柔來而文剛則文在內而內文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文在外而止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

攸往郭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紫陽朱子曰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天文謂七政之錯行列宿之森布人文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序文明謂尊卑貴賤上下大小粲然有文以相接也止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分之所止也文貴乎明不明則无別又貴乎止不止則流明以止則无過與不及之患然後不害其爲文禮以節文爲義者此也夫賁人文也而兼言天文天人同一理也聖人仰觀天文以審察四時之變蓋觀夫賁之剛柔交錯也俯觀人文而爲之移風易俗以化成天下蓋

觀夫賁之文明以止也剛上之上上聲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上剝字卦名下剝字訓剝之義趙氏輯聞云以剝訓剝猶以巽釋巽爲其不可以他釋也或曰下剝字音撲擊果而墮落之也與豳七月詩八月剝棗之剝同柔變剛謂上九一剛將爲衆陰所變也夬五陽而一陰則曰剛決柔剝五陰而一陽則曰柔變剛何也曰陽性剛果一旦勇決則不可禦陰性柔緩必積日累月以漸而變也柔之變剛也蓋始於一陰之生變乾爲姤次變姤爲遯又變遯爲否

又變否爲觀及其變觀爲剝則又將變剝而爲坤也否言小人道長此但言小人長又何也曰否之時三陰在下與三陽勢均小人有長之道蓋猶未長今則一陽孤立於上而五陰羣處於下小人勢盛故孔子直言小人長不言其道也順者順夫天理止之者止而弗動非謂順小人之勢而止其惡也觀象謂觀此剝卦之象也觀此剝卦之象遂得處剝之道不然則逆而悖理動而激變非徒无益反受其害如漢之黨錮唐之白馬是已夫小人之與君子猶陰之與陽相爲盛衰殆无終窮之理消則息息則盈矣亦无久盈之道盈則虛虛則消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剝之終乃復之始剝窮上返下不久則又將爲復是以君子觀剝之象而尚消息盈虛不敢妄動但順時而止以待天道之還耳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反者自外而來歸於內也孔子釋復亨而曰剛反蓋謂復之所以亨者剝上九之剛反而爲復之初九也按郭京易舉正剛反下有也字動指下體之震順指上體之坤向在剝時君子之道不行則唯

順而止之今倒轉爲復則君子之動也以順而行時雖不同君子之行止則无非順也順者何順大理也君子於此順理而行則无往不可故總而結之曰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天行謂天道之運行也剥窮於上而反於下則止者復動往者復來猶天道之運行周則復始也剛長謂初九之剛自此而長也釋利有攸往而曰剛長蓋賛初九之德初九乃復生之主爻也天地之心謂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天地生物之心無乎不在獨不觀果核中心一點其名曰仁者乎當其氣候之肅殺寂然不動無端倪可見逮夫氣候之發生則其仁萌芽自核中而出即此觀之天地生物之心亦可見矣詩周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生物之心蓋未嘗一日息也聖人於剥反爲復靜極動初見天地生物之心未嘗一日息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心在在有之聖人則於復卦見天地之心爾非謂唯復卦見天地之心也或謂靜爲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爲天地之心亦非也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之爲卦内震外乾乾之三畫皆剛爻也今曰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自何爻而來耶曰无妄乃大畜倒體无妄內卦初九之剛蓋從大畜外卦上九而來非從本卦升降也或謂訟與无妄皆自遯來訟九二无妄初九皆遯九三降而爲之非也動謂震健謂乾動而健者君子之動以天是以无妄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謂九五剛德居中與六二正應而其所以大亨者以其正也是則天命之祐也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謂君子所行雖无妄其或有非常之變而天不我祐則不宜有所往往將何之往則悖理悖理則逆天逆天而行天其祐哉行矣哉猶論語云行乎哉

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之曰行矣哉蓋甚言其不宜往也夫无妄與臨皆大亨以正臨則爲大之道无妄則爲天之命何也曰運於上而自然者道也降於下而靡常者命也命即道也處此之時逢此非常之變則君子奈之何哉順天命而已矣今諸解者莫不曰彖辭言利貞蓋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故其匪正則爲過眚蓋以爲人之匪正如六三九四之不正則有災眚也吁旣无妄矣則安有所謂匪正者乎當知彖辭所謂匪正蓋謂天之變非謂人之不正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爲卦下乾上艮剛健乾之德也篤實艮之
德也乹艮皆陽卦陽明故輝光艮之輝光即乹之
輝光發于外者也畜之不巳則日進一日其德愈
著故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書咸有一
德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注云終始不衰是乃日
新之義夫大畜倒轉爲无妄則其剛自外而來是
爲初九无妄倒轉爲大畜則其剛自下而上是爲
上九剛居上而六五在下承之有尊尚賢者之象
故曰剛上而尚賢上上聲大抵有一剛賢在上則
衆才畢止於下今夫乾之三陽在下視艮之一陽

在上以爲其類見尊於當時遂皆頫首受畜而不
敢倡狂妄行茲蓋上之人有以制之也夫旣有以
制之故不曰健而止特曰能止健能止健者乾距
健而難制艮則能制之也制之非故抑其進也養
之以待用也艮何以能制之也曰大正也陽卦爲
大陰卦爲小小畜以小畜大非正也大畜以大畜
大則正也夫唯其大正而能止健也故健者咸止
於下由是踐履熟涵養深所畜者久无復有輕躁
之失也養賢養在下之三陽也書說命云惟賢非
后不食蓋賢者在下則家食仕則食君之祿祿所
以養賢也應乎天謂六五陰柔其才不能以自濟

必與剛陽相應然後能濟也乾爲天高而在上者也今在下體亦謂之應乎天以明天之理無乎不在也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伊川程子曰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无非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愚謂養生養形養德養人雖有輕重要皆以正道固守則吉也爲卦震下艮上中互重坤坤體中虛有以

容物而物皆致養焉故訓頤爲養觀其所養謂卽此頤卦之象而觀其所養之道也所養之道如上養下下養上陽養陰皆正也但陰養陽則於理爲顛倒非正也觀其自養謂反求諸己以觀其自養之道也自養之道如言語則正而有序不敢不慎也飲食則正而有度不敢不節也雖然頤之道貴乎正頤之時則不可失如天地之養萬物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寒暑不失其時則萬物各得其宜聖人之於萬民也亦然聖人養萬民豈能一一徧及哉其先務則惟養賢而已賢者得所養則體聖人之意以下及萬民然亦安能家至戶給而與之食

哉不違其農時而已孔子蓋以萬物萬民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不曰義不曰用而獨曰頤之時大矣哉始言其正終言其大頤之道備矣文王之意不過謂觀此頤卦中虚之象以反觀諸身以自求吾之口實止言自養不言養人孔子乃詳言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蓋又推廣彖辭之義云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昜以陽爲大大過謂陽之過也卦之六畫凡三畫是陰三畫是陽則爲剛柔分大過卦乃四陽二陰之卦則陽盛而過於陰故曰大者過也在人事則泛言萬事大者之過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初六在下卦之下本也上六在上卦之終末也弱謂初上皆陰柔也以德言之中强而本末皆弱則不能勝其重任焉烏得而不橈故曰棟橈本末弱也剛每患乎過今四剛共聚于中爻可謂剛過矣剛過唯恐其不中剛過而中則亦可以任扶顛持危之責而有以立大事成大功又何患乎過猶之治病焉病勢沉痼而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所謂時中是也巽而說行以二體之德言之也巽順則與物理无忤和說則與人情相得處顛危之世剛

過而不失其中又巽順而和說則無非可行之道也以此而行則利有攸往而无不亨矣非其才有大過人者能若是哉乃亨謂如此而後亨通也他卦彖辭先言亨後言利有攸往往自往亨自亨也大過彖辭則先言利有攸往後言亨孔子於亨字上又添一乃字蓋明亨因於往不往則不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與常時不同故贊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楊繪曰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用也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卦疊兩坎內外皆險是爲重險險者何以二陰而陷一陽也八卦中唯險非吉德而又重焉險亦甚矣坎本坤體乾交之而成坎其中乾畫則水也乾行不息故坎水之流亦不息夫坎水流水也與兌澤不同澤乃水之所瀦瀦而後盈盈而後流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者是也坎水則不然坎水乃江河大川之水晝夜常流流則不盈故曰水流而不盈水之源出於西北其流則趨於東南迂迴曲折不知更歷幾險而終至於海茲非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乎最有信者莫如潮一日兩至隨月之盈虧

以爲消長凡月到坎離潮水亦到隨月早暮以爲
期信未嘗差失也剛中指二五兩爻剛中則遇險
而不讋也同舟共濟胡越無患乎異心今一五同
在險中則彼此同心而相維所以亨也往有功謂
不可憚勞也坎勞卦也凡坎用事皆曰往有功需
蹇解皆然漸雖無坎三四五互坎也天險指上坎
地險指下坎蓋發明重坎之義也天險无形之險
也不可升與論語天之不可階而升同地險乃有
形之險也山川丘陵是也然天下豈皆山川丘陵
王公於是鑿斯池築斯城以爲封疆之衛故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時用謂有時

乎用而非用之常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附麗也以一陰附麗於二陽之間也在物爲火
火性善附麗也豈惟火哉天地之間凡有象有形
如日月如百穀草木各有所附麗也日月麗乎天
在上者之麗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之麗也
蓋發明重離之義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
道所主之事亦莫不皆有所附麗也明離之德也
重明指上離而言明在上卦是爲重明也正指下
離而言下三爻蓋皆正也以上卦之重明附麗乎

下卦之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如彖辭以重兊爲麗澤亦謂上下卦相附麗非獨指一爻也句中有以字如同人之文明以健賁之文明以止皆論上下兩體之德也亦非獨指一爻也乃化成天下謂如此乃可以化民而成俗也柔麗乎中正雖以二五兩爻竝言然所重則在六二中正蓋指六二也六五雖中然柔而不正豈能遽亨下與六二相附麗此所以亨故曰柔麗乎中正故亨釋畜牝牛吉而加是以二字蓋總結上文之所以亨然後有此吉也柔附本非令德在人當審所麗不然何亨之有亦何吉之有卦有六二六五兩陰爻孔子恐占者

不知牝牛爲六二故又如此詳言之六二蓋離之主爻也

周易俞氏集說彖辭上卷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彖傳下

林屋山人俞琰集説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書咸有一德之咸訓皆今曰咸感也謂咸之爲卦有上下相感之義非以感訓咸亦非以咸爲无心之感或者泥於字説遂以咸爲无心之感非也夫人之所以相感者心也既謂之感矣以爲无心可乎但不可容心而有所私耳若其无心又焉能感

剛上而柔下二氣感應以相與釋咸之所以亨也柔上謂上卦兑之陰爻剛下謂下卦艮之陽爻二氣即山澤之氣感應以相與謂山澤之氣往來相通此感則彼應彼感則此應一感一應而彼此相與也但曰二氣而不言山澤者山澤形也言山澤則不見陰陽感應以相與之義也止而說釋咸之所以利貞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今也内止而外說則其止不止於固而其說亦不至於流也男下女釋咸之所以取女吉也禮記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蓋古者婚禮自問名至於親迎皆以男先下女今以艮男下兑女是得婚禮之正也總而結之故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天地氣交相感也聖人感人心謂聖人之心與衆人之心交相感也然天氣不下降則地氣不上騰萬物安得化生聖人不通天下之志則下情无由上達天下安得和平天地之間有感斯有應也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天地之所以感者如此萬物之所以應者如此則大而天地小而萬物其情理皆可得而見之也故又贊之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與萬物既皆以情

言則咸感之道不可以爲无心也抑明矣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恒二卦六爻皆相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少男下少女交感之道也恒則長男居外長女居內夫夫婦婦恒久之道也恒倒轉爲咸則柔上而剛下咸倒轉爲恒則剛上而柔下剛上柔下則其分正而可久此以卦之主爻言恒也一陽動于二陰之下爲震雷一陰入於二陽之下爲巽風相與謂相薄而不相悖也咸言二氣相與者山澤通氣耳蓋專以氣言雷風則又有聲不特氣也雷得風則迅風得雷則烈雷風相與則其氣相須而可久此以卦象言恒也巽而後動則其德不暴而可久此以卦德言恒也三剛三柔皆相應則其爻不疑而可久此又以六爻之應言恒也恒者久也久也者久於其道也孔子以久訓恒懼愎者以執爲久也故釋恒亨无咎利貞則曰久於其道也蓋謂所久在道非妄執也又懼夫昧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又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蓋謂道在不已所以

能久也釋利有攸往乃曰終則有始何耶蓋又申不已之義也若使天地之道終而不復始則亦已矣又安能久惟其終則有始是以不已則久也又慮其不知天地之道何以恒久而不已也遂又以日月四時推而明之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蓋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其道循環而不已故能久照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其道代謝而不已故能久成也若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者也聖人久於其道而不已故能致天下之化成也天即道也日月得天得此恒久不已之道也四時變化无

非皆恒久不已之道也即此觀之則天地所以生萬物而不息萬物所以生生而不窮其情理皆可得而見也故又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恒彖傳凡六言久蓋以久訓恒孔子明言曰恒久也或以常爲恒非也或以變爲恒亦非也趙氏輯聞云聖人於乾以常對恒竝言則恒常自爲二義於需言未失常乃取用恒之義常未能恒恒則包常變爲言若常可訓恒則聖人當云恒常也蓋恒之訓久乃久遠之義非常變之義今人避諱故曰常據義當曰久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

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亨道也遯而亨也者蓋謂身遯而道亨非謂遯而後亨也剛當位謂以九居五而得其正應謂與六二相應而不與爲敵此君子隨時用權明哲保身之道也是時君子小人情猶相得未至於上下不交也故君子心雖欲遯而身猶在位其義則未可遽遯也未可遽遯則惟有以正自守以權應柔順時而行耳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釋君子當遯則遯而所以致亨之由也浸而長猶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其義與臨卦彖傳同彼言剛長此則柔長也文王曰小利貞所以戒小人不宜進逼君子孔子又恐君子持祿固位當遯而不遯故釋之曰浸而長蓋謂二陰在下雖微其勢方來四陽在上雖盛其勢將往往者屈來者伸君子於此蓋不容不遯也此時不遯則何時而可遯耶自常情觀之二陰以艮體止於下而不動四陽在上其勢猶盛君子何必遯識時者觀之則不然蓋二陰之止暫止也今雖止而不動徒以我四陽尚盛未敢肆爾然自此浸長必將上進蓋不終止於其下也諸儒皆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爲二五君臣相應君子宜與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則相與扶持之又謂小利貞爲君子尚可致力以小有爲

唯紫陽朱子云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愚謂陰已浸長固不可有爲然時未可遯則君子要當與時而偕行義苟當遯則君子亦當與時而偕行君子之遯非爲身也蓋爲道也故孔子贊之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易以陽爲大大壯者謂四陽長而强盛也剛以動故壯就二體釋卦名謂乾剛在内加以震動於外是以壯也然而過於剛則爲暴而已奚足以爲壯故又曰大者正也謂大者貴乎正唯正然後可以爲大不正則血氣之壯徒壯耳非大也大者壯以卦體爻畫言大者正則以理言正大謂既正且大也極正大之理則至公无私可以見天地生物之情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或曰觀四陰二陽陰長而消陽之卦也大壯四陽二陰陽長而消陰之卦也觀之四陰進則五九消矣大壯之四陽進則六五消矣五君位也故二卦彖傳皆不言消長聖人之意微矣伊川程子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正至大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恐疑爲一事也趙氏輯聞云易於咸於恒於萃言天地萬物之情而此不及萬物者萬

物之情正者未必大大者未必正不得與天地並也不言大正而言正大正大別於大正小正也復言天地之心大壯言天地之情心蘊於中情則外見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功伏而未露故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故聖人有以見其情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以日之進言與升漸木之進不同晉下卦坤地也上卦離日也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雖亦有進義而无明盛之象升恒自下而進漸特進而有序皆非晉之比也以明夷對觀之彼日之入此日之出也大明指離之六五謂明王在上尊居君位猶晝日之大明也順指坤之三陰謂諸侯在下盡臣道之順而附麗乎大明之君也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君上而言則進而至於光大也在臣下而言則進而承其光寵也明出地上以上下二體之象言順而麗乎大明以上下二體之德言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之柔進居上卦之尊位也晉乃明夷之倒體在明夷爲六二倒轉爲晉則進而爲六五謂自臨卦而來者非也或曰三女之卦在上者獨離爲得尊位則謂之上行乃若巽在上則六四

皆謂之上合又謂之上同合者合於五同者同於
五不得謂上行也是在上則上六皆謂之上窮亦
不得爲上行也是以兩字乃總結一卦彖辭之義
與咸之彖傳同康當作亨令以亨爲康蓋因彖辭
之誤而誤爾按郭京易舉正云王弼舊本有亨字
彖傳是以下亦脫亨字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明夷此以卦象釋卦名也係辭傳云易
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
之事耶孔子釋六十四彖无非皆推廣文王彖辭
之義而獨於明夷稱文王蓋明入地中明夷正文
王與紂之事之象也紂无道而國將亡文王有大
明之德而幽囚於羑里豈非明入地中其明隱而
不見之象乎或以明入地中爲行文非也晉言明
出地上彖言山下有險豈皆行文耶內卦離故曰
內文明外卦坤故曰外柔順大難謂羑里之囚也
其難關係天下之大民命之所寄故曰大難文王
之德內蘊文明外施柔順是故蒙被大難而不與
九侯同受其害不然在大難之中亦難乎免矣以
之謂用此道也文王處明夷昏闇之時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卒能脫身羑里蓋用此道也故

曰文王以之晦其明謂隱其明以自晦也紂之時小人雖衆皆不能窺見箕子之所爲箕子之明蓋不彰於外也若使逞其智而內不文明矜其能而外无柔順有如後世楊修曹子建之徒則被害久矣豈能蒙此大難哉內難謂家難也其難關係一家之內宗社之所寄也箕子爲紂之近親身處其國內而切近其難故曰內難紂淫酗日甚箕子諫之則勢不可去之則義又不可未免佯狂自晦而其志則以道自任固守以正而不變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文王總一卦而言箕子則指內卦六二而言非指六五也白雲郭氏曰明夷

獨爲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止言文王箕子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以巽離成卦故彖辭獨言女彖傳以男女並言蓋專指二五爻畫之陰陽而生義也言女正而必兼男正者君子以修身爲齊家之本身不修則家不齊也以六居二以九居五其位皆正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先女而後及男家人以內爲本也然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一定而不可易故

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君長也嚴君猶言尊長蓋一國有一國之長一家有一家之長父母乃一家之長也爲一家之長不可不嚴不嚴則紀綱不立下无忌憚凡事玩弛而家道廢矣治家之道與治國同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君即男女之正位乎内外者也父母主恩而稱嚴君不可以恩廢禮也乃若父盡父道子盡子道以至兄弟夫婦亦各盡其道則尊卑有等長幼有序男女有別而家道正矣推此以及天下天下可不勞而定也故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不曰定天下而曰天下定蓋風化自近始此正則彼自正也彖辭舉其端故但言利女貞彖傳極其全故兼言男女之正而又以父子兄弟夫婦推廣而備言之大學云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說皆出於此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之爲卦下兑上離皆陰卦也火與澤雖俱動而

火自動於上澤自動於下竟不相同非若坎離之
陰陽相遠也中女少女雖同處一家及其有行則
各適其所歸其志蓋不同非若坎離之陰陽相合
也夫上火下澤爲睽上澤下火爲革革亦二女同
居而其志又且不相得乃大亨何歟曰革以九居
五以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則反是此所以
僅爲小事吉也夫物極必返睽久必合聖人於此
有合睽之道焉何則說而麗乎明也當是之時二
志乖睽雖說亦見疑非麗乎明不可也睽乃家人
之倒體家人六二之柔本居下倒轉爲睽則六二
進爲六五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九二之剛則睽者

合矣是以小事吉也古今蓋无久睽不合之勢聖
人亦无視亂不救之理且如天地異位睽也而陰
陽升降共成化育之功則其事同男女異姓睽也
而婚嫁往來俱有室家之願則其志通萬物散殊
睽也而在大化中均禀陰陽之氣則其事類天地
也男女也萬物也其體雖睽其用則合當睽之時
合睽之用則不止小事吉而已孔子恐人不明其
大故贊之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
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難謂跛涉之艱苦險在前謂前有坎水之險下卦艮止中互離明明則知止而不陷於險也險之在前人皆見之固不待智者而後見見險而能止則其所見蓋有出於衆人之外者非衆人所能及故孔子特贊之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往得中謂以九居五往而得其中也道窮謂九三處下卦之終而又在艮止之極也往有功謂往而濟蹇必見大才大德之人乃有功也夫處險之時見險而不知止固不可謂之智見難而弗往救則非易之教也故彖言利見大人孔子釋之曰往有功蓋恐其終於止而弗往也九五尊居君位不失其正近而上六六四下而九三六二其位皆正初六位雖不正然以陰而處下蓋亦正也則是通國上下各守其分而无有不正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卦雖名蹇而諸爻皆无凶辭亦以其正故也用謂變動而用事蹇之時非終於止而不用亦非小有才者之所能用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平菴項氏曰險而止爲蒙止於外也見險而能止爲知止於内也止於外者阻而不得進止於内者有所見而不妄進此蒙與蹇之所以分也屯與蹇皆訓難屯者動乎險中經綸以濟難者也蹇者止乎險中崎嶇以涉

難者也此屯與蹇之所以分也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之爲卦下坎險上震動險非動莫解故曰解險以動唯動故能免乎險而不陷而卦名所以謂之解故曰動而免乎險解九四爲震體之主動而在外剛而不過在上二陰順之動而得衆人之助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解乃蹇之倒體解九二即蹇九五向也險難在前則吾不可不任濟蹇之責當是時而往則往爲得其中道今險難解散无所事乎往則以來爲得其中道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難解之初乃與民維新之時人方厭亂而餘風遺俗亂政弊法有不可因者早革之則有功事勢既定而人心安於故常乃始圖之則擾矣尚何功之有故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蹇之時艮山止於下坎水滯流於上蹇而爲險今爲解則震雷動於上坎水浹洽於下解而爲雨是艮其所以蹇而震其所以解也方其未解則天地之氣蹇澁而不舒及其既解則天地之氣發達而雷雨作雷雨作則百穀草木之甲无不開拆故贊其時曰大矣哉隆山李氏曰以晝觀之解者蹇之反以卦觀之

解者屯之反也大率屯蹇皆難之方興而解則難之散也又以三卦之二體細觀之蹇之止乎險下固不若屯之動乎險中而屯之動乎險中又不若解之動乎險外也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爲卦兌下艮上兌陰卦也兌以陰爻爲主陰虛而不足故言損艮陽卦也艮以陽爻爲主陽實而有餘故言益兌乃損卦之下體故言下艮乃損卦之上體故言上然則所謂損下者指六三也所謂益上者指上九也主陽而言故曰其道上行王童溪曰諸儒謂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此泥於卦變而謂損卦自泰來也或者謂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爲剝民以奉其君則循鑿墉之趾以益其高此豈道哉此豈易之教哉文王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孔子但加一而字其義自見蓋損而非有孚元吉无咎豈可固執而有所往又豈可以二簋享夫二簋之用其禮太簡唯當損之時可用吾應時而用之耳故曰二簋應有時若在萃之時則用大牲矣各有其時也今夫損下益上之時損其剛益其柔蓋損其所

四乃廿八

當損益其所當益也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人事有盛衰天道有盈虛盈則必消虛則必息此天道之損益也是故盛而有餘則損之衰而不足則益之與天道並行而不相悖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卦彖傳凡三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隨其時則可非其時則不可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二卦皆主下而言益之爲卦下震上巽損上指六四之陰爻虛而不足也益下指初九之陽爻實而有餘也上有所裁損而民受其益則喜悅无有窮極故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益乃損之倒體向爲損之上九今爲益之初九此自上而下於下也爲人上者躬儉節用膏澤下於民則其損上益下之道大而且顯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之時无所往而不利況九五中正而无過爲往則有慶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木謂舟楫上巽下震皆木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伊川程子改木道作益道紫陽朱子以爲不須改今以渙之乘木有功中孚之乘木舟虛準之宜從紫陽爲是動而巽則日進一日其益悠久

而无疆猶天氣施於地而化生萬物其益廣大而
无方也凡此益道時行則行亦行其所當行耳故
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
之道與時偕行然在損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言
損必兼益在益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而不言損
蓋損之所謂損下益上上未必有所益下實有所
損聖人惡其損故兼益言之益之所謂損上益下
上寔无所損蓋其益下亦所以自益不得謂之損
也故言益而不及損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明乎此則知損益之道矣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

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決絕也一柔而五剛決之一小人而衆君子絕之
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爲卦乾下兌上健則決說
則和故曰健而說決而和夫既決矣奚其和蓋成
卦之爻在上六而九三乃其正應也九三在內則
與衆君子志同在外則與小人相應是以剛而不
暴決而和也郭京易舉正云彖辭脫亨字此下脫
乃亨二字上六以一陰處五陽之上高據其位而
肆无忌憚於九五之君前小臣戲殿上者也故曰
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夫九三在衆君子之中不

幸與上六小人適居相應之地當其孚號之際同列蓋不能不見疑爲九三者能自安乎孔子釋夬之彖其意若曰九三迹雖可疑心則無他始雖危而不自安終則久而自明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夫上六所恃者九五之孚也所尚者口之號呼也五既告自邑而不即就之則五之孚不終而上之伎窮矣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衆君子在下特未往耳若同心協力而往則剛長之極變爲純乾矣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平庵項氏曰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剛長未終陰猶在上剛長既終則陰有凶矣終者上爻也陽長

爲復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陽長至終爲夬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又與復之剛長相應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乃夬之倒體五陽在下而一陰乘之於上爲衆陽決去之故曰剛決柔也五陽在上而一陰乘之於下與陽終不期而會故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夬一陰在上而曰剛長乃終欲其終而爲乾也姤一陰在下而曰不可與長恐其進而爲遯爲否而至于剝也玆蓋聖人崇陽抑陰之微意也郭京曰勿用上脫女壯二字姤爲五月卦五月建午午屬南

方物皆相見於此而品目章章於天地間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以初爲成卦之主爻其應在四剛蓋指九四中正則指九五姤九四即夬九三向爲夬九三之時有九四隔於其上不得與九五相遇合倒轉爲姤之九四則近比九五而君臣際遇矣此九四之剛所以獲遇九五之中正也夬姤皆主一陰聖人則取其應爻不以陰爲主故在夬則盛言九三在姤則盛言九四蓋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夫以九四之剛不幸而與初六小人適相應亦幸而際遇九五中正之君則在下衆陽无不際遇而君子之道得以大行於天下故曰剛

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或以九二遇九五爲剛遇中正非也又以九居五爲剛遇中正亦非也姤之時義蓋謂天地相遇又謂剛遇中正非但謂柔遇剛也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咸章君臣不相遇則其道不大行於天下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聚也下坤順上兌說下之順從蓋以上之和說也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則下亦欣說而順從其上既上下順說而九五又以剛德居中與

六二正應是以人心翕合天下皆相聚而願歸之故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者之祭祖考必有廟廟必有尸主所以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孝享也享與饗同禮記祭義云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又云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如是則自己之精神既聚而後祖考之精神乃於此乎聚蓋祖考精神即吾自己精神也謝上蔡謂鬼神要有便有要无便无蓋有以聚之

即有无以聚之即无也人之生也魂氣聚而成形死則魂氣游散而无不之祭於廟而廟有尸主則鬼神有所依歸故明道程子謂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又謂古者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渙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萃渙皆言王假有廟今夫王者於萃聚之時大立宗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既致極其孝道又致極其享禮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大人者萃之主也正己而物正者也萃而見九五大人則聚以正矣

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曰亨下脫利貞二字九五以中正之德尊居天位九四大臣用大牲以助祭在下初六六二六三皆往而奔走於廟蓋知天命之所在矣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其情何以見之觀其所聚則見之也蓋觀其所感則見其通觀其所恒則見其久觀其所聚則見其同其道一也天地萬物之情旣於此而可見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亦於此而可知也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謂坤柔時指巽而言巽東南之卦於時爲夏地氣至此而升騰也故曰柔以時升升乃萃之倒體時爲萃則地氣聚而在下時爲升則地氣升而在上也下巽而上順九二以剛德居中與六五柔中之君相應所以其道大通故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當柔以時升之時見大人則不唯无憂且有慶矣故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方乃陽明之地升而至於陽明之地則自下而上自隱而顯其志行矣故曰南征吉志行也伊川程子曰元亨誤作大亨平菴項氏曰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

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剛揜也謂剛爲柔所揜而卦名所以爲困也上六之柔據於九五九四之上九三之剛陷於六三初六之中象君子爲小人所蔽也爲卦下坎險上兌說處險以說人之難能唯君子能之君子知命而安於理義自得其樂身雖處困其道不同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君子通指諸陽大人則專指九二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蓋能以剛中之德自守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處

困之險固宜以說然以道自說可也說人不可也上六居卦之終在困之窮不知自說而專尚口舌求說於人人亦不之信秪自取困窮耳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困而至於窮則心折氣沮其不搖尾乞憐者鮮矣豈但尚口而已哉是故處困之中蓋非君子則不能吉非大人則不能亨也或曰困與屯蹇皆遇險難之卦其爲憂患固相似而所處之時則不同屯外險內動是可動而不敢遽動也蹇外險內止是可止而不得其止也困外說內險則險不在外而在內欲動則不容動非屯之比矣欲止則不容止非蹇之比矣唯有說而順受爾

漢上朱氏曰范諤昌謂貞大人吉下脫无咎二字
平菴項氏曰師貞丈人吉謂九二困貞丈人吉亦
謂九二聖人恐人謂困之大人不指九二故不言
剛中正但言剛中明非九五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
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之爲卦下巽上坎坎爲水巽入也巽在坎下入
乎水也坎在巽上上水之象也猶汲者以繩繫瓶下
入井中得水而上此卦名所以謂之井也郭京易
舉正云彖辭卦名下脫亨字彖傳養而不窮上亦
脫亨字改邑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

句井養而不窮謂飲食以養人灌溉以養物其爲
人之食用不可勝既也困二五皆以剛德居中倒
轉爲井則二五之剛中如故故曰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在人亦然剛而不偏中而不倚則所守
者定雖時有變更志則不改也井以上水濟用爲
功汔至而未及泉是入乎水而不能上水故曰未
有功也不言无功而言未有功蓋勉之也人之學
業與夫趨事赴功皆然才雖弱力雖未至要當勉
强而行之蓋不可幾成而敗之也今也係羸其瓶
於井中則不能濟人之用矣故曰是以凶也孔氏
正義云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修德

不成不能慎終如始也漢上朱氏疑此卦彖傳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紫陽朱子則以爲不然蓋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愚謂亦未繘井井字當連羸其瓶今井字連上句蓋承彖辭傳寫之誤故爾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離爲火兌爲澤革之兌不言澤而言水何也曰坎水之流兌澤之瀦雖有陰水陽水之分均是水也故屯需之坎爲雲小畜之互兌亦爲雲需訟之坎爲川大畜之互兌亦爲川師比之坎爲水革之兌亦爲水易之取象大率如此革以兌上離下成卦故曰革水火相息又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息止也水在天上而勝於火則火冷成灰滅而後止火在水下而勝於水則水熱成湯涸而後止此乃水火之變也變則水火之本性革矣此卦名所以謂之革也不特此也離長女兌少女合爲一卦有二女同居之象若一男一女如咸則上感下

應以相與今也二女同居則其志彼此不相得不相得則變生焉變則二女之情革矣此卦名所以謂之革也睽亦二女同居但曰不同行睽之二女中者在上少者在下中少順序不過其志各有所向而已革之二女少者反在上中者乃在下上下紊亂而名分差忒則變爭自此而始此不同行不同居之别也事之變革即日不孚必至於已日乃孚者其革之也有信之之道也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苟无以信之則雖已日亦不孚也內有離之文明故能照察事理於未革之先而不至乖其是非外有兌之和說故能和順人心而不至駭其

觀聽知其理有大亨又能以正道固守如此則所變革之事合於理而當於人心是以悔亡故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之闔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春已盡則革而爲夏夏已盡則革而爲秋秋已盡則革而爲冬冬已盡則又革而爲春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桀紂无道而天災流行人心離散此天命當革之時也於時夏命訖而湯革之商命訖而武王革之上以順夫天意下以應夫人心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時當天道之變更人事之改易此蓋革之至大者也故贊之

曰革之時大矣哉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六十四卦皆非象也而獨於鼎卦曰鼎象也何哉象者像也鼎之爲卦其形與鼎相像也初六在下像鼎足九二九三九四皆陽實像鼎腹六五中虛其形對峙像鼎之耳上九在鼎口之上其形橫亘像鼎之鉉故曰鼎象也此以卦之六畫言鼎之形象如是也若以二體言之則下巽木上離火以木入火而致亨飪之用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亨即古烹字享亦當作亨改亨爲享今文也古者享亨烹一享通作亨烹者煑也飪者熟也烹飪非鼎也鼎之用也鼎之烹飪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上用以享上帝下用以享聖賢蓋非一人奉養之私也烹飪之要莫過祭祀賓客而祭祀之重者莫過上帝賓客之重者莫過聖賢故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聖人謂古之聖王聖賢謂古之人臣有聖賢之德者也无所不通之謂聖古之人稱聖賢不問君臣凡有聖德者皆可以稱聖如書湯誥稱伊尹爲元聖孟子稱伊尹爲聖之任伯夷爲聖之清柳下惠爲聖之和孔子爲聖之時趙岐稱

孟子爲亞聖皆是也亨帝止曰烹養聖賢乃曰大
烹何也郭京易舉正云而大亨羨文或曰大烹非
謂待人臣之禮過於亨帝也蓋天道尚質而貴誠
亨上帝唯用特牲而已故直言亨人事尚文而貴
多亨聖賢則饔飧牢醴當極其盛非備物厚禮不
能養也故曰大烹大言其廣大而周徧非謂尊大
之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元亨指六五六五爲鼎之主旣能養人又能
卑巽下人廣其視聽不以一己之見聞爲聰明而
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於是明目達聰而无所不
見無所不聞故曰巽而耳目聰明五離體離爲目

刘良公

而兼言耳五乃鼎耳故也六五乃革之六二本居
下者也倒轉爲鼎則進居尊位又得其中而與九
二相應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夫如是
所以其占爲元亨故曰是以元亨是以兩字蓋總
結一卦彖辭之義也彖傳凡三言柔進而上行晉
也睽也鼎也皆以兩卦相並而取義或謂晉自臨
觀來睽與鼎自遯大壯来非也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
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
也

恐者心動而悚然也震來而恐此致福之道也後

通志堂

謂既震之後有則謂有法則既震之後敬畏如此可以爲法則也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蓋古人敬天之威出於中心之誠非僞也驚遠謂聞其聲而變動乎其外懼邇謂見其威而戰栗乎其中遠謂卦之外體邇謂卦之內體內體皆震故有遠邇驚懼之象以人事言之遠爲一國近爲一家遠在百里近在一身由遠及近因其驚而爲之恐懼修省故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古者主祭必以嫡子之長震爲長子故言祭主爲震之長子者能常存敬畏之心不間乎遠近則出而可以保守宗廟社稷以爲祭祀之主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即解不喪匕鬯四字郭京與伊川程子皆云脫不喪匕鬯一句紫陽朱子曰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之義訓止大抵時當止則與時俱止時當行則與時俱行君子之行止唯隨其時而已今處艮止之時則其時當止故君子於此之時動亦止靜亦止動靜皆得其所止而不失其時是以其道著見

於外而光明也郭京易舉正云彖辭脫艮亨二字彖傳光明下亦脫故亨二字艮其止之止字王弼謂易背曰止以明艮即止嵩山晁氏曰只當依卦辭作背平菴項氏曰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今按古文背字爲北有訛爲止字之理紫陽朱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又曰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

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効驗所以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愚謂背乃止之所所乃止之地止其所以止字蓋釋艮字所字正釋背止其所謂卦疊兩艮一上一下各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釋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義艮六爻之應陰陽相敵上下相背蓋无相與之情也若使上下不相背而相與則應酬交錯豈能无咎唯其上下相背而彼此不相與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震亦上下

敵應坎離巽兌皆然獨於艮言之者艮主乎止故也震相仍而動坎相援而出離相繼而明巽伏而相入兌見而相說艮則各止其所而不相與故特言其敵應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進也紫陽朱子謂之字疑衍或是漸字郭京易舉正云吉下誤增也字秀巖李氏按王肅本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本漸乃歸妹之倒體歸妹六三進爲漸六四是進而得位也或謂坤六三進交於乾下自內往外而爲女歸之象誤矣人患不得位耳不得位則雖賢无以施其功令旣進得位則其往也有功矣進得位往有功也蓋釋女歸吉而指六四進以正則可以正邦也蓋釋利貞而指九五彖傳凡論主爻之得必以五兼言之此易道尊君之大義也夫正邦之道當先正身其身正孰敢不正令九五之進也以正則國人化之如二如三如四皆進以正初上雖不得位然初以陰居下上以陽居上亦无有不正者諸爻皆正而九五又得尊位之正又剛而得中故不止乎往有功而其正又可以正邦也止而巽動不窮此合二體而言漸也止有安靜之義巽有和順之義內不止則非

漸之道外不巽則非進之道內止而外巽則安靜
和順而无躁進之失有不動動則不至於困窮也
大凡欲速則不達其動必窮今夫漸之動也止而
巽則非欲速者也是以動而不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
柔乘剛也
歸妹之爲卦兌下震上九四陽爻在上卦二陰爻
之下六三陰爻在下卦二陽爻之上一上一下有
天地相交之象故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夫有天
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男女之交與天地
之交其義一也是故天地交則萬物作與不交則
萬物從何而生男女交則生生之道不窮不交則
人道廢而人類滅矣今夫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
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
前者方自此而終後者又自此而始始終相續而
不窮此歸妹所以爲人之終始也說以動謂兌之
說以震之動也動而嫁妹凡親黨之在內者皆喜
說也大抵兄之於妹未必如愛女之情甚切今也
父有遺孤而子能嫁之宗族蓋无有不喜說者以
其所歸者妹也故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夫震爲長
男兄也兌爲少女妹也成者以震男爲夫兌女爲

妻遂謂說以動爲男說而動夫卦名歸妹則當以
兄嫁妹求其義指兄爲夫可乎唯其誤以震男爲
兌女之夫乃謂所歸者小女而就震言說遂謂長
男說小女之色不以德殊不思說者兌也非震也
又就兌言動遂謂少女說而動殊不思動者震也
非兌也二三四五皆位不當也三五皆柔乘剛也
而彖傳之意則專指六三何也曰六三乃成卦之
主爻也六三位不當又以柔乘剛蓋不特在夫婦
爲失倡隨之意又爲臣犯君子抗父賤陵貴小加
大无一而可此所以動則皆凶而无攸利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
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至高至滿而極盛之義故曰豐大也爲卦下
離明上震動明以動相資故亨節齋蔡氏曰明以
動合二體言其致亨之道豐疑作亨王者處豐大
之世天下至廣人民繁庶事物衆多保之治之之
道當務行寬大蓋非小才小智所能故曰王假之
尚大也日正中則大明當天而其照天下也无幽
不燭无隱不彰王者富有四海所治既衆思慮安
得周及必如日之正中而无偏照則宜故曰勿憂
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然日无常中之時中則必昃

月无常盈之時盈則或食天地之大猶有盈虛之
變而與時消息況於人況於鬼神且以人言之有
生則有死不能常生而不死更以鬼神言之有聚
則有散又安能常聚而不散盈虛猶言盛衰消息
猶言進退盛極則衰進極則退理之常也是理也
非獨人與鬼神如是雖天地亦如是故曰日中則
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於豐大之時而爲此戒蓋以持盈之道
畧不謹慎則必至傾覆也文王曰宜日中謂豐大
之時居至尊而照臨天下當如日之正中乃无偏
私蓋恐其不及而勉之孔子又恐其過而不能常

如日之正中遂戒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與夫三
才鬼神之道蓋又發明文王彖辭言外之意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二五皆柔得中今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蓋指
六五謂六五柔順而得在外之中與他卦之柔得
中者不同也伊川程子曰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
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愚謂剛强非處旅之道人所
不能容故莫尚乎柔順在旅而柔順則知處旅之
道矣然柔順又不可過過於柔順則无以自立甚
而柔媚取容而順從乎人適以自賤皆非得中者

也豈處旅之道哉故唯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斯可矣順乎剛亦指六五謂六五處兩剛之間而能順乎剛德之人以為己之助也承乘皆剛是羇旅之人交於强有力者也苟非善處則取辱招禍必矣旅之為卦下艮止上離明止而離乎明蓋兼上下二體總言之也論語云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即止而麗乎明之謂也所謂止而麗乎明雖兼二體而言其所重則在上九九三艮體之止也其位在旅之下而得其所止則其自處者正又能附麗於明則其所依者又正可謂善處旅矣其占為上下皆小亨而在下者又當

守其旅之正故總結之曰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或曰旅彖傳凡兩言小亨其一疑衍非也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不可不知蓋其亨雖小其時義則大故又賛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聖人小其亨而大其時義非大旅也大其處旅之道也

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取象在天為風在人君為命風者天之號令其入物也无不至命者人君之號令其入人也亦无不至卦疊兩巽有號令重復之象故曰重巽以申命申猶書堯典申命羲叔之申義皆訓重漢上

朱氏曰內巽者命之始也外巽者申前之命也愚謂孔子明言重巽以申命蓋申命所以體重巽之義也九五之剛爲巽之主中正而无過爲命出則九二之剛巽乎九五而罔敢或違故曰剛巽乎中正與姤傳謂剛遇中正相似彼以四五言此以二五言也夫二五兩剛本不相合以在重巽之時而上下相巽此九五之志所以行也六四在九五之下順承九五之剛初六在九二之下亦順承九二之剛故曰柔皆順乎剛上以巽道化下下以巽道事上上下皆巽是以小亨而利有攸往又利見大人孔子蓋總解文王彖傳三句故用是以兩字結之其句法與旅之彖傳同夫巽以六四之柔爲成卦之主爻而孔子乃曰剛巽乎中正又曰柔皆順乎剛而不以陰爲主易道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例如此也平菴項氏曰以卦體言之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事必待申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模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其辭與旅相類皆總陳卦義而用是以二字結之故知當作三句分說也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和說也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柔外見而和說故曰兌說也卦疊兩兌則二五以剛爻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三上以柔爻居外有接物和柔之象中心誠實則不欺於天接物和柔則不拂于其人說也以道而所守者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向使外柔而中不剛則内无所守其說必流殆將无所不爲而違道干譽又何順天應人之有順天指上兌而言應人指下兌而言乃若說以先民說以犯難此兩說字亦爲重兌而發夫和說之道若内若外无施不可在内而以之先民則民皆欣然效力忘其勞而不辭在外而以之犯難則民亦欣然赴敵忘其死而不顧兹蓋說之以道故也說之以道孟子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以至父語之子兄語之弟遞相勸勉皆忘其勞與死而无怨心則其說也豈不大矣哉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民勸謂民自勸非勸之使然也孔氏正義云先以悅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伊川程子曰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剛來與隨之剛來同皆指後卦而言渙乃節之倒體渙九二之剛蓋來自節之九五旣非自漸來亦非自否來夫剛之來也雖在下卦坎險之内而險難蓋已渙散不至乎窮極故曰剛來而不窮渙六四之柔在節爲六三本在下體又不得位倒轉爲渙之六四則得巽位陰柔之正而上與九五同是巽體又同其正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擴成卦之由而釋亨之義也剛來濟柔動乎内而无險困之難柔往輔剛止乎外而无違逆之乖此

所以能渙散險難而致亨也王謂九五渙之君也有九二剛中之臣相與渙散其險難又有六四同體之正人爲之輔由是九五之王得以大建宗廟中天下而立使民望有所屬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巽木以爲舟楫有致遠之功當此風行水上之時氷釋而舟楫可通故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童溪王氏曰不及利貞疑有逸文郭京易舉正云利涉大川下脫利貞二字誠齋楊氏曰濟難才也散難非才也德也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深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川然遇一風則欻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

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散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
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説以
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剛柔分與噬嗑同皆以一剛一柔分居内外
而各爲之主也九五九二皆以剛爻居得其中是
爲剛得中剛柔分而不至乎偏剛得中而不至乎
過此節之所以亨也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中下欠一也字上六柔而失中居節之極是乃過
於節而節之苦者也凡物過節則苦求之過正形
之過勞心之過思皆謂之苦節而苦則非通行之
道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爲卦下兌説上坎
險説以行險此又以二體言節之所以亨也險乃
人之所難行者也説以行之則亨矣又豈至乎困
窮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再釋亨義也九五居
得其位爲節之主以身率先用節之道度吾身之
可行者行於天下中而无過正而无私則通行而
无弊矣若夫已自不能節而强人以所難是豈通
行之道哉或曰節居第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應
一歲三百六十日當期之數一歲之間自立春至
大寒爲氣二十有四爲節十有二而溫涼寒暑各

有其定限遂成春夏秋冬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天地之有四時此天地之節也人君體天地之節
以裁制其法度輿服宮室莫敢或侈稅賦徭役莫
敢或過然後財无妄費民无橫害故曰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論語云節用而愛人正是此意蓋
節用所以愛人傷財則必至於害民也古之人恭
儉而取民有制者何也深知傷財爲害民之本也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
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虛舟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

柔在内謂六三六四之柔在四剛之内剛得中謂
九五九二居得其中内以全卦言中以二體言也
中孚成卦之主爻在六三六四而彖傳又兼九五
九二言崇陽而抑陰不以陰爲主也說而巽孚乃
化邦此又以二體言孚也爲卦兌下巽上一說一
巽上下相孚故邦國不言而化也豚魚即江豚也
出則澤上必有風未嘗失信許渾詩謂江豚吹浪
夜還風是也或從王弼分豚魚爲二物謬矣郭京
易舉正云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豚魚二字愚謂
信及豚魚猶詩序云德如羔羊及乃近似之謂非
施及之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於豚魚之信也
巽木動於兌澤之上有乘木之象四陽在外而内

罒·七

函二陰有舟虛之象舟虛則无沉溺之患而利於涉險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謂守信而不以正則悖理也天即理也應天謂合乎理也中孚之道近乎誠誠者天之道人之心虛則誠誠則天矣厚齋馮氏曰中孚之義猶无妄有正有不正如盜賊之相羣男女之私期皆孚之不正者也故曰中孚以利貞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陰小小過之卦二陽而四陰小者過也小者雖過然小事亦有過而亨者也小過下脫亨字當云小過亨小者過而亨也事有時而當過則其過也從時之宜非過也況又以正道固守而不至過甚歟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六五六二陰柔雖小然皆得中故施之小事則可九三九四陽剛雖大然皆不得中位故施之大事則不可郭京易舉正云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下誤增吉字理或然也小過乃中孚對體中孚肖離離爲雉鳥飛之象也飛鳥之象在中孚則有之變爲小過則飛鳥已過但遺其音聲耳亦謂中孚有卵

象鳥自卵出故小過有飛鳥之象又謂二剛在中四陰在外翼之爲飛鳥展翼之象皆鑿說也柔之爲道在下而承剛爲順在上而乘剛爲逆上逆而下順釋不宜上宜下之義上逆謂六五乘九四之剛而在上也下順謂六二乘九三之剛而在下也若就飛鳥言之則遡風而上爲逆隨風而下爲順也當此不宜上宜下之時詎可捨順而趨逆哉伊川程子曰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其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又曰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伊川所謂彖即彖傳也以彖傳爲彖蓋承王弼之舊云爾或謂大吉之大亦衍文蓋承彖辭傳寫之誤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一說謂既濟所以亨小者是必大者亨其大者然後可以爲亨也一說謂小上更有一小字大者亨小而小者亨則大者之亨可知也紫陽朱子依嵩山晁氏云濟下脫小字當作既濟小亨小者亨也愚謂陽大陰小小指六二也三陰之中唯六二正

而且中有亨通之道焉孔子恐人以小亨爲亨之小故特加者字明其爲六二之亨也六二蓋既濟之主爻也初三五陽位而以九居之此剛正而位常也二四上陰位而以六居之此柔正而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在他卦亦有之乃若三剛之柔皆正而位皆當則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故孔子於此特贊之也六二以柔順之德附麗於二陽之間而得其中故曰初吉柔得中也六四上六不中者也九五陷於其間止而不動則必至於困窮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彖辭曰終亂彖傳乃**終止**則亂終止何以亂也於其終有止心則亂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爲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豈至於困窮哉隆山李氏曰既濟六五三陰皆在三陽之上而離之一陰又居中而履正其曰亨者指離之一陰而爲之言也平菴項氏曰六二以柔爲卦之主陰爲小故稱小焉謂小大皆亨者誤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中謂六五之中柔得中未出中皆指六五未濟所以亨者六五爲未濟之主柔得其中而无過爲也

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卦有兩險下體坎三四五又互坎此兩險也故必至於上九乃可以脫險乃可以言濟六五雖處下坎之上而未脫互坎之險則猶在未濟之中故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終謂卦之終上九是也續繼也六五苟能繼其前功更進一步而終之則出乎險外而未濟當變為既濟矣奈之何小狐力弱而不能繼哉故曰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既未能出中又不能續終然則何時而可亨也故又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謂六五位雖不當然不有九二之應則剛柔相濟有亨道焉豈可竟以為无攸利哉文王以未濟次既濟孔子釋未濟復於无攸利之後釋亨字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蓋易道貴乎變通不欲其終窮也或以為此八字錯簡當在柔得中也下豈其然乎平菴項氏曰既濟未濟皆以柔為主既濟自六二而達於上六則既濟之事已終故為既濟未濟自初六而至于六五幾於濟矣而未能出中以至於上則其事猶未終也故為未濟知此義則未濟之卦辭不待解而自明矣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雖六爻皆不當位義但取五而已

周易俞氏集說彖傳下卷

後學 成德 校訂

范茂